心安如磐

徐静

磐安,被称为“浙江之心”,也被称为“浙中水塔”,紧挨着天台、仙居、新昌、缙云。自古有“群山之祖、诸水之源”美誉,是钱塘江、瓯江、灵江、曹娥江四大水系发源地,同时也是天台山、括苍山、仙霞岭、四明山等著名山脉的发脉处。

因为群山环绕,且平均海拔较高,磐安过去交通不便。“磐”之名,让人联想到初心如磐,我很喜欢的一个德国小众音乐家叫麦斯米兰·海克尔,他有一首歌叫《I'll be a Virgin, I'll be a Mountain》,有人译为“我将静若处子,我将坚如磐石”。得知我将赴此地任职时,我忽然怀念这首歌,刚好可以印证当时的心态。

磐安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其中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江南药谷”,是国内唯一以药用生物种质资源为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昭明太子萧统隐居这里时,教民种药,被尊称为“药祖”。遍山姹紫嫣红的斑斓季节,走在人迹罕至的林间古道,听着脚踩落叶和婉转的鸟鸣声,感受翻山越岭、汗流浃背的酣畅,远眺雾霾中的村落,山谷下模糊的城市背影,山脚川流不息的高速车流,有种岁月交错之感。

磐安榉溪村村口那棵800多年的红豆杉默默矗立,留下岁月沧桑。南宋建炎三年,孔子第47代孙、大理寺评事孔若钧带着俩儿子从曲阜随高宗皇帝一路逃至浙江。老爷子在途中寿终便葬于当地,次子孔端躬于墓前亲手栽下从山东祖庙一路带来的红豆杉,守孝于此,从此生儿育女不再离开。长子孔端友则继续南下到了衢州。如今娃娃苗长成了太公树,村落几经风雨涅槃,所幸家庙在一场浩劫后重建,老祖宗的牌位被族人藏于房顶也幸免于难。

目前家庙还可见宋元时期的廊柱,厅梁上皇族和孔庙才得见的“双龙戏珠”雕饰仍清晰可见。值得一提的是,家庙中供奉的孔若钧时任“大理寺评事”,据考证其父辈曾任“大理寺卿”。“可谓法律人的精神图腾了!”听得我的夸赞,孔庙守护人眼中有光。前不久孔庙所在的榉溪村获评全球“新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奖”,村庄没有太多商业化的痕迹,村里的老人依旧日出而作,反倒成了学者潜心研究乡土文化的修心圣地。看到炊烟升起,我便不再叨扰,起身告辞。村里的房子都是坐南朝北,可见孔家后世子孙对鲁地的深深怀念。因为此处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古村落建筑,电影《建党伟业》曾在此取景,演绎青年毛泽东离开老家一幕。

墨林村

诸位见过1979年刑法吗?我指的是手抄版的1979年刑法。我之所以在参观榉溪村之后造访墨林村,始于当地朋友手机中一张手抄版刑法照片。墨林村历史悠久,据载,元代进士郑境后人于800年前迁居于磐安墨林村,并以“笔墨纸砚”的格局设计建造宅院。现墨林村融合年轻业态,将古村落打造成网红拍摄基地,咖啡店、文创店与廊桥、厅堂、门塘交相映趣,颇具活力。当我提出要寻访手抄版刑法的时候,村支书满脸懵懂,现场上演了一幕“跑男+刑法在哪里”的喜剧桥段。最终在日暮之前,在挂有“四方臺门”牌匾厅堂四周的老屋门板上发现两幅“遗迹”,我如获至宝。眼中所见,残破纸张上仍可见工工整整的字迹如“刑罚的种类”“××婚姻家庭罪”等,落款“墨林大队党支部 管委会 刑法宣传组 1979年10月17号”。

数日后,浙江省法学会“千万工程”与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学术交流会在磐安召开,我陪着十余名学者再访墨林村,在闪光灯和赞美声中,两幅“墨宝”迎来“高光时刻”。我把照片发给一位朋友,告诉他好消息是发现两幅手抄遗迹,坏消息是只有两幅!对方发来一个“晕倒”表情。大笑之余,心里仍是欢喜。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6岁的陆游随家人来到磐安避战乱。距磐安县检察院东面不到1.5公里的半山腰处,有个看似不太显眼的寺院,名为“安福禅寺”。据载,小陆游经常去安福寺游玩,临别时留下一首《别安福寺僧》:“避乱到安福,与僧相往返。溪头分别去,黄莺正绵蛮。”某日偶步入,见禅院正在修缮,清风徐来,风铃声不知何起,凭眺磐安县城,顿觉心安如磐。

(作者单位: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检察院)

半块饼

原亚芳

2024年5月20日,我接访了一位八旬老人。老人说,2011年,67岁的他在打工暂住的城中村黑诊所看病,导致他患上了无法根治的皮肤病。黑诊所的65岁无照医生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逮捕、审判时,他多次向办案部门要求处理被告人非法行医导致他看病花了4万余元的民事赔偿问题,但都没有得到解决。

那天,初见老人,他正坐在保安室外的台阶上,满头白发,肩膀上搭着短袖和裤子,半裸上身,穿着一条大短裤,靸着鞋,手里提着一个蓝色的大袋子,嘴里念念有词。我赶紧过去轻声询问,但老人情绪激动不太愿意交流,我便向值班人员了解事情缘由。原来老人执意要求见一名已经退休的检察官。我告诉他,那位检察官已经退休了,老人情绪瞬间激动,愤怒地说我们在骗他。我调来那位检察官的退休资料,他还是不信,说要到检察院每个办公室挨个找一遍……

我尽力安抚,老人的情绪终于缓和下来。我扶着他进了值班室,他开始同我说找原办案检察官的缘由。可难题又来了,他飞快的语速、跨地域的方言……沟通起来是真难!一个座位、一杯温水、一堆放在桌子上的材料、一张纸、一支笔,我边比画,边让老人在纸上写下自己想说什么……就这样连蒙带猜,加上纸上写下的碎片般歪歪扭扭的文字,我最终明白了老人的诉求。

可即便如此,老人还是无法说清涉及他案子的详细经过,眼里满是迷茫。忽然,老人从胸口的兜里摸索了半天掏出10元钱,说是给我的感谢费,我心里顿时一阵沉重。我经过全面了解,老人反映的非法行医案2019年法院已经作出最终判决,而他要求处理被告人非法行医导致自己看病花了4万余元的民事赔偿问题,本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可当时因为证据不足无法主张,就这样耽搁了下来。如今,该案已判决5年、老人就诊也过去了13年,票据严重缺失,证据严重不足,他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有些四顾茫然。

此时,老人还一再指着自己的胳膊、身体,对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困难,翻着桌子上的一摞病历、票据,掰着指头计算自己的看病费用……我细细地翻看着那一堆材料,猛一抬起头,发现已经12点半了,便让同事赶紧通过外卖点了一份馄饨。细心的同事注意到老人的牙齿所剩无几,在外卖订单上特意备注馄饨要煮久煮软和些。虽然老人一再推辞,但终究还是接受了我的小小心意。吃着吃着,老人把他随身携带的一块饼拿了出来,坚持要分给我一半。我推辞着,但看着那半块饼很开心——我从老人的眼里看到了感谢,感受到了亲切和信任。

看完所有材料,我把案子掰开了掰碎了,细细地跟老人说,一边说一边想着对他进行司法救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我向老人详细讲解了司法救助的政策并提出通过司法救助来解决他这个十几年都没得到解决的难题,老人怔了半天,突然又从胸口兜里掏出有零有整的一把钱再次要感谢我。我吓一跳,赶紧起身制止了他。后来,我看到老人背过身子,肩膀略有抽动,粗糙的手在脸上抹了几下……

整整五个小时的接访,我看到了一名80岁老人的愤怒、无助、迷茫、感激的全过程,好在无论过程多难,结局圆满。我送老人出门时,老人转身向我挥手道别。阳光下,他那刻满皱纹的脸上带着笑,眼睛里透着光。感受到老人笑意中的温暖,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检察院)

“娘家人”

陈亮 曲木子呷

再次看到结婚证上吉雨生的名字时,阿江才回忆起当年自己是用吉雨生的名字办理的结婚登记。从阿江用吉雨生名字登记结婚算起,已过去了8年;如果从阿江冒用吉雨生身份信息办理身份证算起,已经过去了13年。

2018年,远嫁四川省三台县的吉雨生回四川省普格县老家转户口时,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被冒用了。她报了警,警方很快查明是同村的阿江冒用了她的身份信息,并用她的身份信息于2011年办理了身份证。普格县公安局查明,阿江冒用吉雨生身份信息的原因,是自己未上户,加上吉雨生远嫁他乡多年未归,才起了冒用吉雨生身份信息的念头。随后,普格县公安局对阿江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对阿江的户籍进行补录,纠正了冒用户籍信息的错误。

2024年,阿江到派出所更改户口簿上婚姻状况时,派出所要求阿江提供结婚登记信息。阿江这才想起自己2016年登记结婚时使用的是吉雨生的名字,2018年纠正身份信息时,婚姻登记问题没有一并处理。从法律层面上看,自己目前仍然“未婚”,而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吉雨生则因为阿江而被“重婚”。

阿江联系上吉雨生,请求吉雨生回来纠正登记错误。吉雨生心中纠结着:一方面,自己异地安家距离有点远,在普格县已没有亲友,对纠正错误婚姻登记这件事心里也没有谱——该提供哪些材料?跑哪些部门?完全两眼一抹黑。如果到了普格县一次办不妥,需要反反复复两头跑又该怎么办?另一方面,自己被“重婚”的问题总得处理。吉雨生找到村委会,村委会问了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建议吉雨生向普格县检察院求助。

2024年4月5日,普格县检察院收到吉雨生的监督申请。吉雨生称自己莫名其妙被“重婚”,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普格县检察院开展实地走访,调取婚姻登记档案材料,询问相关人员……经过细致调查,查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办案检察官陈悦希望阿江能正式向吉雨生道歉。陈悦认为,从案结事了角度说,是否道歉并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办理——只要达成纠正错误婚姻登记这个目标,不管是阿江还是吉雨生,对结果应该都会接受。但只达成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结局完美,因为这件事的起因并非因为疏忽,而是阿江有意为之——吉雨生一旦想起,就会糟心得无比烦闷。“要不开个听证会?”陈悦思量着能否在听证代表的见证下,让阿江向吉雨生道个歉。但在听证会上道歉,就要阿江真心实意地认识到自己当年行为的错误。

阿江能认识到自己当年的错误吗?陈悦与在外地务工的阿江联系,讲了自己的想法。阿江说:“我当年岁数也不大,许多事情都是懵懵懂懂,当年这么做,我其实也自主不了。再说,我也是受害者啊,如果自己有户口有身份信息,我又何必去冒用别人的?”陈悦说:“那吉雨生呢?她岂不是更无辜?如果你是吉雨生呢?”阿江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在外务工,根本回不来。陈悦说:“可能你已经忘记吉雨生以前的生活了,她是孤儿,被姐姐养大,外嫁后没多久,姐姐也去世了,普格已经没有她珍视的东西。吉雨生被重婚后,她不但没找你闹,还一直配合你解决问题。大家都有难处,你能体谅一下吉雨生的心情吗?”

阿江说她理解吉雨生的心情,她也是当妈的人了,不过她确实回不来,务工地点太远了,但她表示可以委托父亲出席检察机关的听证会,代她道歉:“其实不只是代我道歉,在这件事情上,我父亲也有责任。”

办案检察官了解到,吉雨生丈夫外出务工,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她照顾,且路途遥远,也无法到普格县办理具体事宜。办案期间,普格县检察院检察官从档案材料中查询到吉雨生住在三台县金石镇某村,便联系三台县检察院协助联系吉雨生。在异地检察机关联动下,及时了解当事人意见、全面核实事实、同步开展释法说理。

2024年4月28日,普格县检察院。这天,阿江的父亲向吉雨生诚恳道歉:“我们知道错了,以前冒用了你的身份信息,导致两家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还给你们带来很多麻烦,特别抱歉……”普格县检察院邀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和当事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幕。在听证会上,参会人员一致认为,冒名婚姻登记应当予以撤销。

2024年5月,普格县检察院联合民政局跨越800多公里,到三台县给吉雨生送去撤销婚姻登记决定书。吉雨生表示感谢并同意化解矛盾,主动提出撤回监督申请。这起长达8年的冒名婚姻登记纠纷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检察官陈悦等人上车回普格县时,吉雨生抱着陈悦说:“我以后回普格,头也能扬得更高了——我是有娘家的人!是有娘家人保护的!”

陈悦不由想起吉雨生曾经说过她远嫁的故事,那是2003年,已过去21年了。今天从三台县到普格县,全程高速总距离800多公里,自驾需要9到10个小时。两县之间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若是乘坐公共交通,需要转乘,两县之间单程需要10多个小时。21年前,这条路要走两天。陈悦对同行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说:“远嫁这么远,她真的很有勇气。”

“什么?”

“没什么。”车窗外的景物在飞速倒流,一路风景如画。要不了几年,陈悦就要退休了。数十年来,因为办案走了多少路呢?她自己也数不清。

(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检察院、普格县人民检察院)

冬日暖阳

王一心

南水北调河从孙村和郝庄中间蜿蜒穿过,冬日的暖阳倾泻而下,洒向静静流淌的河水上,碧蓝中透着金黄。

过了河就是郝庄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这个村子了。

荣姑娘和双胞胎的妹妹一家就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曾经,她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前年暑假,荣姑娘独自去找同学玩耍,被邪恶的邻居盯上,从此,她的人生便被扭曲了……

进了村,我叮嘱司机将警车停在离她家远点的地方,以免好事的村民围观议论。

下了车,我惊奇地发现,平时通往她家凹凸不平的土路已铺成了平坦的水泥路。尽管天寒地冻,路上结了许多冰,毕竟好走了许多,心情顿时也敞亮了许多。

老远就看见荣姑娘的奶奶在胡同口等着,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太太是这个家庭的内当家。我们来家访,无一例外都是她接待。我们发现,这个家庭的状况远比案件要复杂得多。

荣姑娘年逾古稀的爷爷患有帕金森综合征,丧失劳动能力,还要常年花钱吃药。荣姑娘的母亲两年前病故,欠下40万余元的债务。叔叔一年前病故,欠下10万多元债务,婶婶丢下女儿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全家七口老小衣食住行,仅靠荣姑娘父亲一人打零工养活,可谓举步维艰。

来了这么多次,老太太早就把我们当成了熟人甚至亲人,她热情地迎接我们往家走。胡同里依旧泥泞不堪,远远地看见她家门口站着一个头发蓬乱的中年男人——估计这就是老太太的儿子、荣姑娘的父亲。我们近前与他打招呼,他表情僵硬,一脸木讷,宛如上世纪初的闰土。

他上身穿一件样式古怪的外套,估计是他在酒吧混迹打零工的儿子的衣服——这个儿子养活自己都难。见了我们,他应了一句之后,便面无表情也不打招呼就独自进了院子。

我有点生气。他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却把自己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给妻子看病借了巨额外债还是人财两空,要账的挤破了门,他索性把老母亲推到了债主前面,自己逃到外边去打零工。年底回家,却依旧两手空空。他说他打工楼盘的上线雇主跑路了,一年的辛苦劳作泡了汤。听着老太太坐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看着荣姑娘姊妹无助的眼神,我们无可奈何,只好勇敢地把自己化身为“讨债人”。

我们多方沟通、联系、协调楼盘的总承包方,并通过对方的律师从中努力斡旋。从春花烂漫到冰封大地,流动资金早已入不敷出、楼盘千疮百孔的雇主最终大笔一挥,一分不少地足额支付了拖欠工资。

此前,需要荣姑娘父亲配合作个证明,但多次联系他,不是不在家就是不接电话,且态度生硬,办案人生气地说:“好像是我找他要账一样!”

屋里又冷又杂乱,荣姑娘的爷爷双手不停地颤抖着,往一个火盆里努力添柴烧火。老太太赶忙过来拉我们靠近火盆,指着荣姑娘的父亲说:“他不会说话,以前因为要账被人骗过,你们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

律师把2万元钱拿出来递过去,他们全家人眼光都是一亮。老太太叹口气,说:“这钱在家也捂不热,天天都有要账的!……对了,忘了跟你说了,我们的低保办好了。”

这是个意外的惊喜。此前,尽管他们申请了多次,村里也报了多次,但总是批不下来。一次我们上门时,老太太垂头丧气地提到了这事,说老头子恐怕连药都吃不起了,孙女受到伤害后,身心健康也受到了伤害,除了情绪暴躁无常,也得不断花钱看病吃药。我们听后心情很沉重,临走给她留下1000元钱。回程的路上,我想这杯水车薪也不是长久之事,便尝试着联系管辖乡镇的党委书记,然后过去和书记说了此事。书记很重视,当即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求特事特办。

我们很佩服这位书记的雷厉风行,也感谢他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他反过来感谢我们关注他辖区的民生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相互回应之中,有理解、有支持,最多的是期待。

那之后,我们过问过几次,乡村还是有不同意见。也正常,乡镇农村的事情办起来比较复杂,明明是好事,但怕有人攀比,怕无端产生矛盾,怕村民闹事,他们也得斟酌再三,不可能一蹴而就。时间久了,一直杳无音信,我也不抱希望了。怕给书记徒增麻烦,也不打电话催了。现在忽听老太太这么一说,而且是一下办了三个,对这个穷困潦倒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不禁莞尔:“这还真应了农村那句老话——迟吃的饭是好饭。”在场的人都会心一笑。

我们一行陪着荣姑娘姐妹俩说了好一会儿话,才起身告辞。老太太送我们出来,荣爸爸不出意外地继续没露面。和这家人接触多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尽管接近耄耋之年了,老太太依然精神矍铄,她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的主心骨。里里外外都靠她操持。走到街边,临别时我对她说:“今天这个钱算是及时雨,能解燃眉之急,但那三个低保才是长流水,您内外当家,要好好算计啊。以后生活虽不会很好过,但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紧紧巴巴了。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您一倒,这个家可就倒了。”我这么一说,她满是皱纹的脸居然泛起了红晕,坚定地点着头。走出来100多米了,我回头,她仍然站在寒风里望着我们。

路上同行的同事说,荣姑娘和她联系了,吭吭哧哧大半天,说马上要过生日了,还想要个蛋糕。我们当然记得,去年给荣姑娘过生日送蛋糕时,她说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给她买生日蛋糕。我们相视一笑:行!

车窗外,冬日暖阳,让人感受到丝丝暖意。

(作者单位: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时光之书(组诗)

袁同飞

一个人的时光书

月光之上,你抱着
一只飞鸟的翅膀
被风轻轻吹着
湛蓝的天空云朵飘浮着
向着地平线,眺望第一缕曙光
让一个人的心灵长出
涅槃的翅膀

一个人,一步步在人间
一晃而过
时光不会再回头了
指尖上的流水和鸟鸣
会带走繁华、荣耀和匆忙
只是每一个夜晚
都不会忘却

因为一次次抵达
大地变得空旷
只有流水,保持着
一种浪漫主义忧伤
一张张白纸
压不住我们内心的焦虑
只有季节的枝条,被时光
梳理成夺目的华章

一个人的天空,
是多么的寂静啊
唯有时光的背影
雕刻着内心的光芒
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
让我失魂落魄
因为,我就是人间
那无语的风霜

醒悟

突然明白
我就是那个与秋风秋雨对饮的人
把落叶当成一层层愁绪
让失落的灵魂在风雨里重新张扬

白露之后
天空忧郁着,泥土潮湿着
所有的文字叹息着,仿佛
每一滴露水
都沾满人间的煎熬和隐忍

桂花洒落
月光,浸湿一地的忧伤
谁能听见秋后的大地
越来越沉默
只有皴裂的藤蔓声在爆响

忽然发现,那只奋飞的大雁
踩着秋风的旋律
已经振翅奔赴远方

像竹子一样活着

青青的竹子,青青的颜色
你就是我眼中的风景画。
一切似乎没有悬念

那亘古不变的皮肤
依旧四季翠绿
不与群芳争艳
你傲然挺立的神采,总给偌大的天空
一片透明
一片妩媚
和一片蔚蓝

青青的竹子,青青的气息
日子依旧明亮
被照耀的风景
蓝蓝地流淌。不知名的鸟雀
张开它们的翅膀
一路欢歌

高高的竹林仿佛
千军万马,它们奔跑的姿势
成为我眼中的最美和最亮

青青的竹子,青青的本色
你听见那些爆竹的声响了吗
春风如号令,每一个章节
每一个标点,都书写着
使命与不朽

此刻,我就坐在
清风明月里
不停地燃烧着
而赞美声落满了大地
等着春风来了,鸟儿叫了
我会在燃烧的火焰中
义无反顾地、一字一句书写坚强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

普格花开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